

卷第四百八十三 蠻夷四

狗國 南蠻 縛婦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彌國 南詔 獠婦
南中僧 番禺 嶺南女工 芋羹 蜜啣 南州
狗國

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，嘗語劉恂雲，頃年白青杜（明抄本「杜」作「社」）之海，歸閩，遭惡風，飄五日夜，不知行幾千里也，凡歷六國。第一狗國，同船有新羅，雲是狗國。逡巡，果見如人裸形，抱狗而出，見船驚走。又經毛（「毛」原作「七」，據許本改）人國，形小，皆被發蔽（「蔽」字原在「毛」字下，據明抄本移上）面，身有毛如狄。又到野叉國，船抵暗石而損，遂般人物上岸。伺潮落，閣船而修之。初不知在此國，有數人同入深林彩野蔬，忽為野叉所逐，一人被擒。餘人驚走。回顧，見數輩野叉，同食所得之人，同舟者驚怖無計。頃刻，有百餘野叉，皆赤發裸形，呀口怒目而至。有執木槍者。有雌而挾子者。篙工賈客五十餘人，遂齊將弓弩槍劍以敵之，果射倒二野叉，即舁拽明嘯而遁。既去，遂伐木下寨，以防再來。野叉畏弩，亦不復至。駐兩日，修船方畢，隨風而逝。又經大人國，其人悉長大而野，見船上鼓噪，即驚走不出。又經流虯國，其國人么麼，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，競將食物，求易釘鐵。新羅客亦半譯其語，遣客速過，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，慮有災禍。既而又行，經小人國，其人裸形，小如五六歲兒。船人食盡，遂相率尋其巢穴。俄頃，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，烹而充食。後行兩日，遇一洲島而取水，忽有群山羊，見人但聳視，都不驚避，既肥且偉。初疑島上有人牧養，而又絕無人蹤，捕之，僅獲百口，皆食之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南蠻

南道之首豪多選鵝之細毛，夾以布帛，絮而為被，復縱橫納之，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。俗云，鵝毛柔暖而性冷，偏宜覆嬰兒，辟驚癩也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縛婦民

縛婦民喜他室女者，率少年持白艇，往趨墟路值之。俟過，即共擒縛歸。一二月，與其妻首罪。俗謂之縛婦也。（出《南海異事》）

南海人

南海男子女人皆縵發。每沐，以灰投流水中，就水以沐，以髮膏其發。至五六月，稻禾熟，民盡髡鬻於市。既髡，復取髮膏塗，來歲五六月，又可鬻。（出《南海異事》）

又 南海解牛，多女人，謂之屠婆屠娘。皆縛牛於大木，執刀以數罪：某時牽若耕，不得前；某時乘若渡水，不時行，今何免死耶？以策舉頸，揮刀斬之。（出《南海異事》）

南海貧民妻方孕，則詣富室，指腹以賣之，俗謂指腹賣。或己子未勝衣，鄰之子稍可賣，往貸取以鬻，折杖以識其短長，俟己子長與杖等，即償貸者。鬻男女如糞壤，父子兩不戚戚。（出《南海異事》）

日南

《天寶實錄》云，日南殿山，連接不知幾千里，裸人所居，白民之後也。刺其胸前作花，有物如粉而紫色，畫其兩目下，去前二齒，以為美飾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拘彌國

順宗即位年，拘彌之國貢卻火雀，一雌一雄，履水珠，常堅冰，變畫草。其卻火雀，純黑，大小類燕，其聲清亮，不並尋常禽鳥，置於烈火中，而火自散。上嘉其異，遂盛於火精籠，懸於寢殿，夜則宮人並蠟炬燒之，終不能損其毛羽。履水珠，色黑類鐵，大如雞卵。其上鱗皴，其中有竅。雲將入江海，可長行洪波之上下。上始不謂之實，遂命善游者，以五色絲貫之，繫之於左臂。毒龍畏之，遣入龍池，其人則步驟於波上，若在地，亦潛於水中，良久復出，而遍體略無沾濕。上奇之，因以御饌賜使人。至長慶中，嬪御試弄於海池上，遂化為異龍，入於池內。俄而雲煙暴起，不復追討矣。常堅冰，雲其國有大凝山，其中有冰，千年不釋。及齋至京師，潔冷如故，雖盛暑赫日，終不消。嚼之，即與中國冰凍無異。變畫草，類芭蕉，可長數尺，而一莖千葉，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。始藏於百寶匣，其上緘以胡畫。及上見而怒曰：「背明向暗，此草何足貴也。」命並匣焚之於使前。使初不為樂，及退，謂鴻臚曰：「本國以變畫為異，今皇帝以向暗為非，可謂明德矣。」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南詔

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，謂之星回節日，游於避風台，命清平官賦詩。驃信詩曰：「避風善闡台，極目見藤越（鄰國之名也）。悲哉古與今，依然煙與月。自我居震旦（謂天子為震旦），翊衛類夔、契。伊昔經皇運，艱難仰忠烈。不覺歲雲暮，感極星回節。元昶（謂朕曰元。謂卿曰昶）同一心，子孫堪貽厥。」清平官趙叔達曰：（謂詞臣為清平官）：「法駕避星回，波羅毗勇猜（波羅虎也，毗勇野馬也。驃信昔年幸此，魯射野馬並虎）。河闊冰難合，地暖梅先開。下令俚柔洽（俚柔百姓也），獻睽弄揀（國名）來。願將不才質，千載侍游台。」（出《玉溪編事》）

獠婦

南方有獠婦，生子便起。其夫臥床褥，飲食皆如乳婦，稍不衛護，其孕婦疾皆生焉。其妻亦無所苦，炊爨樵蘇自若。

又云，越俗，其妻或誕子，經三日，便澡身於溪河。返，具糜以餉婿，婿擁衾抱雛，坐於寢榻，稱為產翁。其顛倒有如此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南中僧

南人率不信釋氏，雖有一二佛寺，吏課其為僧，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。間有一二僧，喜擁婦食肉，但居其家，不能少解佛事。土人以女配僧，呼之為師郎。或有疾，以紙為圓錢，置佛像旁。或請僧設食，翌日，宰羊豕以啖之，日日除齋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又南中小郡，多無緇流。每宣德音，須假作僧道陪位。唐昭宗即位，柳韜為容廣宣告使，赦文到一州，州人相率無不皆

（「皆」原作「家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臨事差攝。宣時，有一假僧不伏排位，太守王弘夫怪而問之。僧曰：「役次未當，差遣編並，去歲已曾攝文宣王，今年又差作和尚。」見者莫不絕倒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番禺

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諜訴雲，前夜亡失蔬圃，今認得在於某處，請縣宰判狀往取之。有北客駭其說，因詰之。民雲，海之淺水中有藻苻之屬，被風吹，沙與藻苻相雜。其根既浮，其沙或厚三五尺處，可以耕墾，或灌或圃故也。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，若桴筏之乘流也。以是植蔬者，海上往往有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又 有在番禺逢端午，聞街中喧然，賣相思藥聲。訝笑觀之，乃老媪荷（「荷」原作「舊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揭山中異草，鬻於富婦人，為媚男藥，用此日採取為神。又云，彩鵲巢中，獲兩小石，號鵲枕，此日得之者佳。婦人遇之，有抽金簪解耳璫而償其直者。（出《投荒錄》）

嶺南女工

嶺南無問貧富之家，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為功，但躬庖廚，勤刀機而已。善醢鹽菹鮓者，得為大好女矣。斯豈遐裔之天性歟！故俚（「俚」原作「偶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民爭婚聘者，相與語曰：「我女裁袍補襖，即灼然不會；若修治水蛇黃鱧，即一條必勝一條矣。」（出《投荒錄》）

芋羹

百越人好食蝦蟆，凡有筵會，斯為上味。先於釜中置水，次下小芋烹之，候湯沸如魚眼，即下其蛙，乃一一捧芋而熟，如此呼為抱芋羹。又或先於湯內安筍筍，後投蛙，及進於筵上，皆執筍筍，瞪目張口。而座客有戲之曰：「賣燈心者。」又云，疥皮者最佳，擲於沸湯，即躍出，其皮自脫矣，皮既脫，乃可以修饌。時有一叟聞茲語，大以為不可，云：「切不得除此錦襖子，其味絕珍。」聞之者莫不大笑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蜜唧

嶺南僚民好為蜜唧，即鼠胎未瞬，通身赤蠕者，飼之以蜜，釘之筵上，囁囁而行。以箸挾取，咬之，唧唧作聲，故曰蜜唧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南州

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，嘗說。少年齎益部監軍使書，索（「索」原作「案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於黔巫之南，謂之南州。州多山險，路細不通乘騎，貴賤皆策杖而行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。夫役不到處，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。將至南州，州牧差人致書迓之。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，將隱入籠內，掉手而行。凡登山入谷，皆絕高絕深者，日至百所，皆用指爪攀緣，寸寸而進。在於籠中，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，此即彼中車馬也。泊至近州，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。其郡在桑林之間，茅屋數間而已。牧守皆華人，甚有心義。翌日牧曰：「須略謁諸大將乎。」遂差人引之衙院，衙各相去十里，亦在林木之下。一茅齋，大校三五人，逢迎極至。於是烹一犢兒，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，置在盤筵，以箸和（「和」字原缺，據黃本補）調在醢中，方餐犢肉。彼人謂細糞為聖齋，若無此一味者，即不成局筵矣。諸味將半，然後下麻蟲裹蒸。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，如今之刺猯者是也，以荷葉裹而蒸之。隱勉強餐之，明日所遺甚多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